

<<沈从文精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沈从文精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40217488

10位ISBN编号：7540217480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北京燕山出版社

作者：沈从文 著,陈骏涛 编选

页数：457

字数：3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沈从文精选集>>

前言

湘土异域情贺兴安当剧烈的变革把政治需要提升到突出位置的时候，文学的本性在另一面又显示它的沉稳和持重。

文学的这种本性和宽容性是耐得住颠簸和寂寞的。

作家的命运也常在这种一波三折中，终于得到世人公正的界定。

沈从文就是这种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声望，又带传奇性的一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

他出身行伍家庭，祖父少年时卖马草为生，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后厌倦官场辞官归隐。

父亲参与辛亥革命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后去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迹败露后逃到关外。

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为土家族。

谈及不同民族血统的影响时，施蛰存说他存在“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

湘西的山水人情瑰丽而又浪漫。

这里属楚文化区，中原文化鞭长莫及。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沈从文，幼年贪玩逃学，对人生万象充满了好奇与求知欲。

他觉得“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祖母是苗人，“照当地习惯，和苗族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族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从文自传》）。

辛亥革命时，年约九岁的沈从文听说衙门从城边抬回四百多个人头和一大串人耳朵，又在天王庙大殿里看到犯人用掷竹的办法决定自己的生死。

过了十四岁，他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看到过诸如兵士押解着十二三岁的孩子，孩子挑着自己父亲或者叔伯的人头，后面跟着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一担衣箱，一匹耕牛的惨状。

他当过书记，接触了许多古籍和文物。

后来，又在一家报馆读到《新潮》、《改造》、《创造周刊》和一些新书，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启迪。

他反省“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他感到有一种新的、更理想的、通过“文学重造”达到“社会重造”的工作等着他去做。

于是，二十岁时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沈从文1923年夏到北京，生活清苦。

他自修成才，转益多师。

早年创作中，不忘情于湘西乡下，又瞩目于城市人生。

他笔下的题材和人物多种多样，体裁样式又多方尝试，包括散文、戏剧、诗歌和长中短篇小说。

《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以童话形式指斥了包括崇洋媚外在内的诸多丑态恶行；《龙朱》（1929）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一组短篇小说；《月下小景》（1933）改写了一组佛经故事，作者取名《新十日谈》，意在列入大众文学，供读者把玩。

笔下的人物遍及社会多个层面，除船夫、水手、妓女、军人、老板、杂役等湘西人物是他熟悉的，城市的绅士、太太、学生、文人、妓女、演员也都纳入他的视野。

总的质量上，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如湘西题材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独到的观察与生动的剪辑。

《十四夜间》（1927）、《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1928）篇幅很短，写沉沦的嫖者和娼者的邂逅，写邂逅时的忏悔，从人性丑中挖掘出了人性美。

1929年发表的《会明》与《灯》，前一篇写军队火夫，后一篇写家庭厨子，人物性格憨厚善良，却又各具特色。

沈从文进城后，直接接触到了新文化和文化人。

他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大目标，在结交朋友上不以政治划线，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

在文化思想上，不拘泥某个主义和流派，而是杂取众家，包括他突出地提到的从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鲁迅、郁达夫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沈从文精选集>>

他1925年就提到“潜意识”，从林宰平学习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聂仁德姨父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地方自治和宇宙论，向丁西林、许地山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从周作人、张东荪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观点，还吸收了西方变态心理学的某些主张。

《阿金》（1928）写村寨人求偶婚配中的偶然、愚昧和生命的无力，《如蕤》（1933）写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以及骤然辞别，《都市一妇人》（1932）写一位女性被玩弄以及玩弄人、终于抓到一个心爱的丈夫又亲自弄瞎了他的眼睛以求不再被遗弃，从中可明显看出民俗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影响。

沈从文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他有别于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本质）+理性”的、强调个性与共性（阶级性）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学模式，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开辟蹊径，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

沈从文晚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作总体回顾时说，来城市五六十年，仍然“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

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自我评述》，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

在早年的多方探求和尝试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于湘西世界了。

《柏子》（1928）是他的第一篇成名短篇小说，是确立他的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30年代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收进了这篇作品。

鲁迅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列举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七八个最好的小说家。

作者以不同于内地作家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眼光，把笔触伸向了湘西河流的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

船夫同吊脚楼妇人的炽热情欲写得活灵活现。

船只一靠岸，桅子上的歌声便起，妇人把临河的窗子打开，一会儿，这船上唱歌人就跃上吊脚楼：“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

在那新刮过的日炎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

”人物对话充满了村野与泼辣，女人责怪这“悖时的”来得太晚，男人要她赌咒真那么“规矩”。

末后，是互表“忠贞”，是女人把柏子随身带的香粉、雪花膏搜光，柏子把积蓄一两个月的铜钱倒光

。然后，柏子点燃废缆子回到船上，等待再过半月一月的下次欢聚。

多么热情而又令人悲悯的乡间生灵！

比较起来，《丈夫》（1930）有更为深广的开掘。

离开了石磨和小牛也离开了丈夫的女人，是为了接济家庭到妓船卖身的。

丈夫来船上探亲，碰上妻子接客，丈夫只能从船舱板缝里观察动静，妻子也只能在半夜里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塞一片冰糖。

作品提到这夫妻在农村受到村长和乡绅的盘剥，写到水上水保、副爷、巡官的胡作非为，他们都是可以随意霸占妻子而丈夫只得躲进后舱的人物。

在妻子身边，作品安置了年长的掌班大娘和年幼的五多，她们是妻子的未来与过去的影子。

最后写到他们第二天一早回乡。

但谁能担保妻子不再回到船上呢？

作者最早的短篇小说，更像散文，结构上散漫无序，到了《柏子》、《丈夫》已达到结构上的严整了

。在表现风格上，有人称作者“使悲啸的大号化为一支悠远的洞箫”（何立伟），日本的冈崎俊夫谈到《丈夫》时说：“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

”冈本隆三（日本）赞扬沈从文远远脱离道德君子的感情，能在不符合伦理的东西里发现美好的感性

。黄永玉说：“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

<<沈从文精选集>>

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在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的设计与追求，以便多侧面展示湘西世界的底蕴。

《旅店》（1929）是借旅店这个特定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性意识的勃发，写出她、驼子助理与大鼻子客人为偶然性的生死命运所播弄，在人生如梦的世界里各自又受到制约的漂泊感和难言的苦痛。

《菜园》（1930）写玉太太的儿子和媳妇作为共产党“陈尸教场”，全篇贯穿悲剧调子，从人物爱穿的白麻布白绸子衣服到白菜、冬雪、白菊、白色母鸡等场景道具，渲染一派凄清和悲悼色调。

《黔小景》（1931）表现出作者的绘画才能，写客栈烤火，写旅途惨状，人与影的配搭，光与色的运用，是一幅惨不忍睹的贵州难民图。

1937年写的《贵生》，阶级斗争色彩较浓，这位厚道助人的青年农民的情人被五爷霸占后，奋起烧掉房子。

作者爱憎鲜明，至少在客观上肯定了特殊条件下暴力的合理性。

《八骏图》（1935）则是城市题材的代表作。

沈从文写城里人，也明显烙印着他这个“乡下人”艺术家的眼光与情感。

小说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休假和讲课，发现同来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

达士说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通篇又是达士的一幅自嘲图。

达士自认是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需要医治，成了奴隶。

小说以达士到青岛始，将离终，以写信始，拍电报终，通篇贯穿那个有点神秘感的女人的黄色身影，采用颜色学上富于刺目性的“黄色点子”，让她晃动其间，布局上错落有致。

“八骏”之说，就是“乡下人”的反讽。

假道学的虚伪，反自然的矫情，粗鲁的纵情主义，都在揶揄之列。

对于这篇作品，不能停留于对人物的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的认识和分析，如果只讲“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正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司马长风），这就太拘泥于事象的表面，倒是金介甫讲的“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把握了这篇作品的主旨。

1934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里。

他从沿途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件里，整理集结成了散文系列《湘行散记》。

它同三年前的《从文自传》有好多印象叠合的地方，前为现实见闻，后为往事追忆。

三年后，抗战爆发，他第二次回故乡，又写了《湘西》。

加上这之前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见出了沈从文在散文、纪实文学方面的卓著成绩。

总根于他这个“少见的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汪曾祺）的爱，他的笔下蘸满了感情的浓汁，带着一种“乡土性”的抒情，在对读者喃喃诉说式的叙述风格中，从“淡淡的孤独悲哀”中感受到他对家乡人的深深悲悯。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因为读了《湘行散记》，把沈从文列入优秀散文作家。

《从文自传》出版后，周作人在1935年《论语》杂志举办的“我最爱读的三本书”里，把它列为第一本。

沈从文在这些散文系列长卷里，把历史回顾、现实观察同人世变故加以综合处理，由浓郁得化解不开的感情所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常有的市井气、闺秀气、学院气或闲适气。

《湘行散记》写他第一次回乡，可以和《从文自传》相印证，可以“温习那个业已消逝的童年梦境”，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构成这个散记的突出主题。

作者看到船上站着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人，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于是感慨着“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最简单、最常见的是单个人的人生循环、人人相因。

《桃源与沅州》写到一只桃源小划子的人员格局：一个舵手，一个拦头工人，一个听使唤打杂的小水手。

<<沈从文精选集>>

这种小水手“除了学习看水，看风，记石头，使用篙桨以外，也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

他们是明天的拦头工人或舵手，再重复另一种人的命运。

吊脚楼里妓女的命运就更惨。

她们年轻时同水手大概有过真情的恩爱与相许，到了年老多病，只能胡乱吃药打针，“直到病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

”这类卑微的人生循环，只能是维护着一个蠕动着的社会继续蠕动。

《老伴》记述作者三次路过泸溪县城绒线铺。

第一二两次是同一个补充兵（成衣人的独生子），那补充兵看中了铺里的女孩子，发誓要娶她。

到了十七年后的第三次，作者又在这里看到一个女孩子，“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同以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

很明显她就是当年那个女孩的女儿。

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在黄晕煤油灯光下，我原来又见了那成衣人的独生子，这人简直可说是一个老人，很显然的，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

如果说，人生循环乃是历史循环的基础和表征，作者对于这种拖累历史的超稳定现象，发出了深长的慨叹。

沈从文谈自己说别人，都不去遵循道德君子的通行指路牌，而是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行其所当行。

作品敢于触及自己潜意识里对异性的慕悦，这在汉族作家来说会是必须遮掩而不便启齿的。

作者还处理了一些怪异的、常人不敢涉猎的材料。

《从文自传》里写过一个卖豆腐的青年，把一个刚刚死去的商会会长的美丽女儿的尸体从墓里掘去，背到山洞里睡了三天，他在就地正法前给作者露出了一个“微笑”。

另外，还写到一个土匪出身的大王想保释一个美丽的女匪首，并同她在夜里“亲近过一次”，临到处死他们时，大王给众人“送了一个微笑”，女犯则“神色自若”、“头掉下地尸身还并不倒下”。

从政治和道德角度讲，上述人事不值一提，但作者让人们注视这块湘西土地上怪异的、忽开忽落的花朵，给读者深广得不可测量的人生思索提供新鲜的例证。

《记丁玲》、《记胡也频》作为两位革命作家的人物特写，作者是本着友人与知情人的责任，在他们一个被杀、一个失踪时，为了不至于忘却而记录下来的。

他立意写出一个多面的、圆形的、完整的人物。

作品在整体上展示了女作家“异常美丽的光辉”，同时也写她在荒郊的“痴坐痛哭”，写她同胡也频的同居和吵嘴。

它让我们看到革命者有血有肉的灵魂，包括他们性格成长中的稚气和弱点。

当作品再描叙他们的信仰、追求与献身，写到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写到来人表示慰藉与同情时，她“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就让读者留下了一个坚忍强毅的女革命者形象。

除了众多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篇章外，沈从文写有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两者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1933年夏天，沈从文同张兆和在山东崂山看见溪边一个哭泣的穿白色孝服的小姑娘烧纸钱提水，便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一个故事！”

”据作者自述，翠翠这个形象还糅进了泸溪县城绒线铺的女孩和他的新婚妻子某些投影。

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一直是他创作的一个着力点。

此前，《萧萧》（1929）写了一个已婚的童养媳手里抱的丈夫只有三岁，他同粗膀子花狗的野合差一点落得个“发卖”或“沉潭”的命运，对她来说，只能照顾丈夫长大，再抱抱自己“新生的月毛毛”。

《三三》（1931）写一个未婚女子，写三三在封闭偏僻的碾坊里长大，写她十五岁时对一个悠忽而来

<<沈从文精选集>>

的城里白脸男子产生种种幻想，又因他突然死去而使这幻想发生断弦似的崩裂。

《边城》里的翠翠比她们有较多的自主追求，小说全景式地展示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为充分地描写这个小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人物的错综纠葛。

00《边城》突出“善”的悲剧。

它同西方那种着眼于伟大与崇高的毁灭的悲剧模式不同，出现的是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

翠翠写得很美，“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

她有一个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她不是被恶人恶行逼入苦境的。

大老和二老都爱上了她，因为阴差阳错，她所爱的二老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她偏偏睡着了，一气之下去了桃源。

这时，祖父又去世了。

诚如作者说过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

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水云》，见《沈从文别集·友情集》。

00这部作品又是作者的一个梦境。

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乡镇常事，都写得相当理想化。

老船夫不要过渡人给钱，发出“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的埋怨，确有“君子国”景象。

但明眼人仍不难从作品的背景材料看出社会矛盾。

作者直言不讳他的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的写作企图。

日本作家山宝静说的“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嫌恶之感”，也切中了作品的旨意。

《长河》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1938—1942）、规模最大的作品。

假如说，《边城》偏重浪漫色彩的理想追慕，《长河》就现出写实风格的现实褒贬。

它以1936年长河上的吕家坪码头为基地，依作者在《长河·题记》说的，“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

所谓“常”，就是长河流域的漫长的、超稳定的自然经济，是自屈原以来不是“吃土地饭”（种地）就是“吃水上饭”（行船）的生活方式。

所谓“变”，就是绵延不断的大小内战，是强加给吕家坪的国民党保安团。

作品围绕这个思路编织人物，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画，给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老水手满满、橘园藤长顺和商会会长都是吃水上饭和吃土地饭的。

老水手硬朗而又耿直，藤长顺厚实不失机警，加上商会会长的上下应酬左右周旋，给读者留下了乡镇河街的历史人物剪影。

在今天看来，他们纠缠于人生琐事，耗费了过多的智力与体力，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实际贡献却又很少，是另一类令人叹息的生灵。

从上面派给吕家坪的保安团、各种名目的捐赋以及闹剧式的“新生活”运动，给这里带来了“变”。

保安队宗队长集中了这种乡镇社会的三大罪恶：侵占民财，贪赃枉法，调戏妇女。

沈从文对他批评的人物（包括那个大王、女妖和豆腐老板）极少做全然否定性的描写，宗队长例外，他同作者在《巧秀和冬生》里写的调戏妇女不成便将她“沉潭”的族长一样，是十足的恶人。

作品里的天天兄妹，是令人喜爱的青年人。

天天的哥哥三黑子是敢于把“恨”记在心里的人物。

他“人缘好”，“为人正直”，同宗队长的对峙总有剑拔弩张之感，两人代表善与恶的两极。

他喊出的“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作品不单写天天“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也不单像写其他乡村女子胸前围裙上的绣花以及手带麻花纹银手镯等等，而是突出她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自觉。

<<沈从文精选集>>

写她打扫枫树叶，看见叶子“同红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天天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对自然美的这种感受和自觉意识，使女性的表现进入了新的层次。

作品还写天天谦虚不占先逞强，面对宗队长的讹诈挺得住，在调戏面前又能巧妙应对。

在作者笔下的湘西少女中，她具有鲜明的反抗性。

可以说，这部作品在表现社会矛盾方面有了提升，把爱与憎、悲与喜、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现实场景都综合进去了。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

在续篇中，作者接下来要写蒋介石横暴占领湘西，借抗战之名消灭地方势力。

但作者的计划后来未能实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推动下，沈从文早年思想激进。

但他的湘西特殊经历，加上进城后的文化接受和交友联络，促成他走上了个人奋斗、突出启蒙的道路，在政治上信奉超越政治、超越党派的自由主义。

在尖锐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这自然要受到批评。

但文化思想界的政治分歧，需要时间进行学习、交流乃至磨合，1949年初，北京大学却贴出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并引证郭沫若头一年《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指斥。

从此，沈从文坠入“呓语狂言”，向妻子诉说自己已是“一只沉舟”。

他曾寻求自尽而未果。

同年7月召开的首次文代会，他连代表也不是。

他终于放弃文学创作改行研究文物。

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一条路，文化知识界的急进和极端思潮常待历史经验得到澄清和匡正。

人们看到，正是当年指斥沈从文的郭沫若，却在三十年之后，以科学院院长身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写了序文。

个人经历和历史进程常常不会同步，但历史的筛选同文化的积淀终归并行不悖。

改革开放后，沈从文创作的独立和独创精神、揭示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性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重新受到世人注目和推崇。

巴金赞扬老朋友沈从文“独特的风格”、“很高的才华”和“金子般的心”。

巴金不久前去世，金庸在悼文中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大约从1983年起，瑞典皇家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瞩目中国作家。

在议及的几名中国作家中，沈从文被认为“实力最雄厚”。

许多瑞典人认为，如果沈从文在世，肯定是中国作家获奖“最强有力的候选人”。

沈从文在这种未能料到、也不去预料的可能的荣誉之前就去世了，然而，他的作品却永生。

<<沈从文精选集>>

内容概要

沈从文编著的《沈从文精选集(精)》是“世纪文学60家”书系之一。

本书系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

《沈从文精选集(精)》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沈从文精选集>>

作者简介

沈从文，湘西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923年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

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主要著作有：小说《龙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沈从文精选集>>

书籍目录

湘土异域情 贺兴安
中短篇小说
柏子
阿金
萧萧
丈夫
边城
附录
劫余残稿
湘行散记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桃源与沅州
鸭窠围的夜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箱子岩
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
老伴
虎雏再遇记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滕回生堂今昔
湘西
题记
引子
常德的船
沅陵的人
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
泸溪·浦市·箱子岩
辰羚的煤
沅水上游几个县分
凤凰
苗民问题
从文自传
我所生长的地方
我的家庭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辛亥革命的一课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预备兵的技术班
一个老战兵
辰州(即沅陵)
清乡所见
怀化镇
姓文的秘书

<<沈从文精选集>>

女难
常德
船上
保靖
一个大王
学历史的地方
一个转机
创作要目 贺兴安

<<沈从文精选集>>

章节摘录

中短篇小说柏子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

跳板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上，一端搭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晃荡不可免。

凡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晃荡上岸了。

泊定的船太多了，沿岸泊，桅子数不清，大大小小随意矗到空中去。

桅子上的绳索象纠纷到成一团，然而却并不。

每一个船头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蓝布短汗褂，口里噙了长长的旱烟杆，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一一毛茸茸的象一种小孩子想象中的妖洞里喽罗毛脚毛手。

看到这些手脚，很容易记起“飞毛腿”一类英雄名称。

可不是，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绳索指定活车，拖拉全无从着手时，这些飞毛腿的本领，有的是机会显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单是毛，还有类乎钩子的东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贴身，便飞快的上去了。

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这些年青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将在上面唱歌，那一边桅上，也有这样的人时，这种歌便来回唱下去。

昂了头看这把戏的，是各个船上的伙计。

看着还在下面喊着。

左边右边，不拘要谁一个试上去，全是容易之至的事，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不敢放肆而已。

看的人全已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尖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便开口骂人。

“我的儿，摔死你！”“我的孙，摔死了你看你还唱！”“……”全是无恶意而快乐的笑骂。

仍然唱，且更起劲了一点。

但可以把歌唱给下面骂人的人听，当先若唱的是“一枝花”，这时唱的便是“众儿郎”了。

“众儿郎”却依然笑嘻嘻的昂了头看这唱歌人，照例不能生气的。

可是在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无数黑汉子，用他的毛手毛脚，盘着大而圆的黑铁桶，从舱中滚出，也是那么摇摇晃荡跌到岸边泥滩上了。

还有作成方形用铁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带，有鱿鱼，有药材……这些东西同搭客一样，在船上舱中紧挤着卧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全应当登岸了。

登岸的人各自还家，各自找客栈，各自吃喝，这些货物却各自为一些大脚婆子走来抱之负之送到各个堆栈里去。

在这样匆忙情形中，便正有闲之又闲的一类人在。

这些人住到另一个地方，耳朵能超然于一切嘈杂声音以上，听出桅子上人的歌声，——可是心也正忙着，歌声一停止，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盏红风灯以后，那唱歌的人便已到这听歌人的身边了。

桅上用红灯，不消说是夜里了。

河边夜里不是平常的世界。

落着雨，刮着风，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听雨声风声，江波吼哮如癫子，船只纵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这一种情景是常有的。

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

(有月亮又是一种趣味，同晚日与早露，各有不同。

)然而他们全不会注意。

船上人心情若必须勉强分成两种或三种，这分类方法得另作安排。

吃牛肉与吃酸菜，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情的一件事。

泊半途与湾口岸，这于水手们情形又稍稍不同。

不必问，牛肉比酸菜合乎这类“飞毛腿”胃口，船在码头停泊他们也欢喜多了！如今夜里既落小雨，泥滩头滑溜溜使人无从立足，还有人上岸到河街去。

这是其中之一，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

<<沈从文精选集>>

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岸边了。先是在泥滩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成泥腿，快也无从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灯光多无数，每一小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灯光还不及塞满这个小房，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欢喜在胸中涌着，各人眼睛皆眯了起来。沙喉咙的歌声笑声从楼中溢出，与灯光同样，溢进上岸无钱守在船中的水手耳中眼中时，便如其他世界一样，反应着欢喜的是诅咒。那些不能上岸的水手，他们诅咒着，然而一颗心也摇摇荡荡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全各以经验为标准，把心飞到所熟习的楼上去了。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的三样事，这些喽罗们却很平常的享受着。虽然酒是酽冽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是……然而各个人的心是同样的跳，头脑是同样的发迷，口——我们全明白这些平常时节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点下流话的口，可是到这时也粘粘糍糍，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谄谀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也能粗粗卤卤的把它放到妇人的脸上去，脚上去，以及别的位置上去。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中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麻。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做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他们的生活，若说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罢。这些人，虽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其中之一的柏子，为了上岸去找寻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这种头香油是他所熟习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习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脂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吸。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他咬着。女人挣扎着，口中骂着：“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了！”进到里面的柏子，在一盏“满堂红”灯下立定。妇人望他痴笑。这一对是并肩立着，他比她高一个头，他蹲下去，象整理橹绳那样扳了妇人的腰身时，妇人身便朝前倾。搜索柏子身上的东西。搜出的东西便往床上丢去，又数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这罐子装甚么？”“猜呀！”“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你看那罐子是甚么招牌！打开看！”妇人认识字，看了看罐上封皮，一对美人儿画相。把罐子在灯前打开，放鼻子边闻闻，便打了一个嚏。柏子可乐了，不顾妇人如何，把罐子抢来放在一条白木桌上，便擒了妇人向床边倒下去。灯光明亮，照着一堆泥足迹在黄色楼板上。外面雨大了。张耳听，还是歌声与笑骂声音。房子相间多只一层薄薄白木板子，比吸烟声音还低一点的声音也可以听出，然而人全无闲心听隔壁。柏子的纵横足迹渐干了，在地板上也更其分明。灯光依然，把一对横搁在床上的人照得清清楚楚。“柏子，我说你是一个牛。

<<沈从文精选集>>

” “我不这样，你就不信我在下头是怎么规矩！” “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

” “赌咒也只有你妈去信你，我不信。

” 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

到后于是喘息了，松弛了，象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边上。

柏子紧紧搂住妇人，且用口去咬。

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一点不差，这柏子就是日里爬桅子唱歌的柏子。

妇人望到他这些行为发笑。

过一阵，两人用一个烟盘作长城，各据长城一边烧烟吃。

妇人一旁烧烟，一旁唱《孟姜女》给柏子听，在这样情形下的柏子，喝一口茶且吸一泡烟，象是作皇帝。

“婊子我告给你听，近来下头媳妇才标得要命！” “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 “我这命送她们，她们也不要。

” “不要的命才轮到我。

” “轮到你，你这……好久才轮到我！我问你，到底有多少日子才轮到我？” 妇人嘴一扁，举起烟枪把一个烧好的烟泡装上，就将烟枪送过去塞了柏子的嘴，省得再说混话。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天有人来？” “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是，我才乐！” 妇人说说着便稍稍生了气。

柏子是正要妇人生气才欢喜的。

他见妇人把脸放下，便把烟盘移到床头去。

长城一去情形全变了，一分钟内局面成了新样子。

一种丑的努力，一种神圣的愤怒，是继续，是开始。

柏子冒了大雨在河岸的泥滩上慢慢的走着，手中拿的是一段燃着火头的废缆子，光旺旺的照到周围三尺远近。

光照前面的雨成无数反光的线，柏子全无所遮蔽的从这些线林穿过，一双脚浸在泥水里面，——把事情作完了，他回船上去。

雨虽大，也不忙。

一面怕滑倒，一面有能防雨——或者不如说忘雨的东西吧。

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

想起眼前的一切，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全成为毋须置意的事了。

这时妇人是睡眠了，还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

柏子也不去想这个。

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习。

恰如离开妇人身边一千里，也象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口。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象蚂蝗一样钉在心上。

这就够了。

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

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

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

他的板带钱已光了，这种花费是很好的一种花费。

并且他也并不是全无计算，他已预先留下了一小部分钱，作为在船上玩牌用的。

花了钱，得到些甚么，他是不去追究的。

钱是在甚么情形下得来，又在甚么情形下失去，柏子不能拿这个来比较。

比较有时也比较过了，但结果不消说还是“合算”。

轻轻的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到得跳板边时，柏子小心小心的走过去，预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因为老板娘还在喂小船老板的奶，听到哄孩子声音，听到吮奶声音。

<<沈从文精选集>>

辰州河岸的商船各归各帮，泊船原有一定地方，各不相混。

可是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晃晃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00一九二八年五月作一九三五年改写阿金牛寨十五赶场，鸦拉营的地保，在场头上一个狗肉铺子里，吃过一斤肥狗肉，喝过半斤包谷烧，格外热心好事，向一个预备和寡妇结婚的好友阿金进言。

这地保说话的本领，原同他吃狗肉的本领一样好，成天不会餮足。

又好象是由于胃口好，话也格外多。

“阿金管事，我直得同一根葱一样，把话说尽了。

听不听全在你。

我告你的事是么是六，清清楚楚。

事情摆在你面前，要是不要，你自己决定。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

你懂得别人不懂的许多事情——譬如扒算盘，九九归一，就使人佩服。

你头脑明白，不是醉酒。

你要讨老婆，这是你的事情，不用别人出主意做军师。

不过我说，女人脾气不容易捉摸。

我们看过许多会管账的人，管不了一个老婆；家里有福不享福，脚板心痒痒的，闪不知，就跟唱花鼓戏的旦角溜了。

我们又得承认，许多大人带兵管将有作为，有手段，独断独行，威风凛凛，一到女人面前就糟糕。

为甚么巡防军的游击大人，被官太太罚跪到榻凳上，笑话会遐迩尽知？为甚么有人说我们县长怕老婆，还拿来扮戏？为甚么在鸦拉营地方为人正直的阿金，也有一天吃妇人洗脚水？这事情你不怕人说，难道我还怕人说？”地保一番好心好意告给阿金，反复引古证今，说有些人不宜讨媳妇，和个小铜锣一样，尽在耳边敲得当当响。

所谓阿金者，这时节似乎有点听厌烦了，站起身来，正想拔脚走去，来个溜之大吉。

地保眼尖手快，隔桌子一手把阿金捞着，不即放手。

走是不行的了。

地保力气大，有武功，能敌得过两个阿金。

“兄弟你别着急！你得听完我的好话再走不迟！我不怕人说我有私心，愿意鸦拉营正派人阿金做地保的侄女婿。

谣言从天上来，我也不怕。

我不图财，不图名，劝你多想一天两天。

你为甚么这样忙？我的话你不能听完，耳边风，左边来右边出去，将来你能同那女人相处长久？”阿金带着告饶神气，“我的哥，你放手，我听你说！”地保笑了。

他望阿金笑，自知以力服人非心服。

笑阿金为女人着迷到这样子，全无考虑，就只想把女人接进门，真象吃了甚么迷魂汤。

又笑自己做老朋友的，也不很明白为甚么今天特别有兴致，非把话说完不可。

见阿金样子象求情告饶，倒觉得好笑起来了。

不拘是这时，是先前，地保对阿金原本完完全全是一番好意，不存丝毫私心的。

除了口多，爱说点闲话，这地保在鸦拉营原被所有人称为正派的。

就是口多，爱说说这样那样，在许多人面前，也仍然不算坏人啊！一个地保，他若不爱说话，成天到各处去吃酒坐席，仿佛一个哑子，地保的身分，还在甚么地方可以找寻呢？一个知县的本分，照本地人说来，只是拿来坐轿子下乡，把个一百四十八斤重结结实实的身体，给那三个轿夫压一身臭汗。

一个地保不长于语言，可真不成其为地保！地保见阿金重复又坐定了后，他把拉阿金那一只右手，拿起桌上的刀来就割，割了就往口里送。

(割的是狗肉！)他嚼着那油肥肥的狗肉，从口中发出咀嚼的声音，把眼睛略闭了一会，又复睁开，话又说到了阿金婚事的得失。

……………总而言之，他要阿金多想一天。

就只一天，老朋友的建议总不能不稍加考虑！因为不能说不赞成这件事，这地保到后来方提出那么一个

<<沈从文精选集>>

办法，凡事等“明天”再说。

仿佛这一天有极大关系存在，一到明天就“革命”似的，使世界一切发生了变化，天下太平。

这婚事阿金原是预备今晚上就定规的。

抱兜里的钱票一束，就为的是预备下定钱作聘礼用的东西。

这乡下人今年三十三岁，手摸钞票、洋钱摸厌了，如今存心想换换花样。

算不得是怎样不合理的欲望！但是禁不住地保用他的老友资格一再劝告，且所说的只是一天的事，只想一天，想想还是由自己，不让步真象对不起这好人。

他到后只好答应下来了。

为了使地保相信——也似乎为了使地保相信方能脱身的原因，阿金管事举起酒杯，喝了一杯白酒，当天赌了个咒作担保，说今天不上媒人家走动，绝对要回家考虑，绝对要想想利害。

赌过咒，地保方面得了保障，到后更满意的微笑着，近于开释似的把阿金管事放走了。

阿金在乡场上，各处走动了一阵。

今天苗族女人格外多。

各处是年青的风仪，年青的声音，年青的气味。

因此阿金更不能忘情粑粑寨那年青寡妇。

粑粑寨这个年青女人是妖是神，比酒还使人沉醉，要不承认是不行的。

这管事，打量讨进门的女人，就正是一寨中身体顶壮、肌肤顶白的一个女子！在别的许多地方，一个人有了点积蓄时，照例可以做许多事情。

或者花五百银子，买一匹名叫“拿破仑”的狼狗；或者花一千银子，买一部宋版书。

这样那样，钱总有个花处，花得又开心又得体。

还有作军官的杀了许多人，得了许多钱，又把钱嫖赌逍遥，哗喇哗喇花去，也象是悖入悖出，都十分自然。

阿金是苗人，生长在苗地，他不明白这些城里人事情。

他只按照一个当地平常人的希望，要得到一种机会，将自己的精力和身边储蓄，用在一个妇人身上去。

精致的物品只合那有钱的人享用，这句话凡是世界上所有用货币的地方都通行。

这妇人的聘礼值五头黄牛，凡出得起这个价钱作聘礼的人，都有做她丈夫的资格。

阿金管事既不缺少这份金钱，自然就想娶这个结实精致、体面妇人到家做老婆。

妇人新寡不多久，婆家照规矩可以让她走路，但是得收回一笔财礼。

人在本地出名的美丽。

大致因为美，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平。

许多无从和这个妇人亲近的汉子中，就传述了一种只有男子们才会有的谣言。

地保既是阿金的老友，因此一来，自然就感到一分责任了。

地保奉劝阿金，不是为自己有侄女看上了阿金，也不是自己看上了那妇人，这意思是得到了阿金管事谅解的。

既然谅解了老友，阿金当真觉得不大方便在今天上媒人家了。

知道了阿金不久将为那美妇人的新夫的大有其人。

这些人，今天同样的来到了黄牛寨场上会集，见到阿金就问：“阿金管事，甚么时候可吃喜酒？”这正直乡下人，在心上好笑，随口说是“快了罢，一个月以内罢”。

答着这样话时，阿金管事显得非常快乐。

因为照本地规矩，一面说吃酒，一面就有送礼物道贺意思。

如今刚好进十月，十月小阳春，山桃也开了花，正是乡下各处吹唢呐接亲送女的一个好季节。

说起这妇人，阿金管事就仿佛挨到了妇人的白肉，或亲着了妇人的脸，有说不出的兴奋快活。

他的身子虽在场坪里打转，他的心还是在媒人家那一边。

人家那一边也正等待阿金一言为定。

虽然赌了小咒，说决定想一天再看，然而事情终归办不到。

“驿马星”已动，不由自主又向做媒那家走去了。

<<沈从文精选集>>

走到了街的一端狗肉摊前时，却迎面遇见了好心地保，把手一摊，拦住了去路。

“阿金管事，这是你的事情，我本来不必管。

不过你答应了我一天！”原来地保鬼灵精，预先等候在那里。

他知道阿金会翻悔的。

阿金一望到那个大酒糟鼻子，连话也不多听，就回头拔脚走了。

地保一心为好，候在那去媒人家的街口，预备拦阻阿金，这关切真来得深厚。

阿金明白这种关切意思，只有赶快回头走路。

他回头时就绕了这场坪，走过卖牛羊处去，看别人做牛羊买卖。

认得到阿金管事的，都来问他要不要牛羊。

他只要人。

他预备的是用值得六只牯牛的银钱，换一个身体肥胖白蒙蒙的、年纪二十二岁的妇人。

望到别人牛羊全成了交易，心中有点难过，不知不觉又往媒人家路上走去。

老远就听得那地保和他人说话的声音，知道那好管闲事的人还坚守在阵地上，简直象狗守门，第二次又回了头。

第三次已悄悄走过了地保身边，却被另一人拉着讲话，所以终于又被地保发现，赶来一手拉住。

又不能进媒人家里。

第四次他还只起了心，就有另一个熟人来奉告，说是地保还端坐在那狗肉摊边不动，和人谈天，谈到阿金赌咒的事情。

阿金便不好意思再过去冒险了。

地保的好心肠的的确确全为的是替阿金打算。

他并不想从中叨光，也不想拆散鸳鸯。

究竟为甚么不让阿金抱兜中洋钱送上媒人的门，是一件很不容易明白的事。

但他总有他的道理。

好管闲事的脾气，这地保平素虽有一点，也不很多，恰恰今天他却多喝了半斤“闷胡子”，吃了斤“汪汪叫”，显得特别关心到阿金的婚事。

究竟为甚么缘故？因为妇人太美，麻衣相书上写明“夫”。

老朋友意思，不大愿意阿金勤苦多年积下的一注财产、一份事业为一个相书上注明夫的妇人毁去。

为了避开这麻烦，决计让地保到夜炊时回家，再上媒人家去下定钱。

阿金管事无意中走到场坪端赌场里面去看看热闹。

一个心里有事情的人，赌博自然不大留心。

阿金一进了赌场，也同别的许多人一样，由小到大，很豪兴的玩了一阵。

到得出来时，天当真已入夜了。

这时节看来无论如何那个地保应当回家吃红炖猪脚去了。

但是阿金抱兜已空，翻转来看，还是罄空尽光，所有钱财既然业已输光，好象已无须乎再上媒人家商量迎娶了。

一切倒省事，甚么忌讳都是多余的担心！过了几天，鸦拉营为人正直热情的地保，在路上遇到那为阿金做媒的人。

问起阿金管事的婚事究竟如何。

媒人说阿金管事出不起钱，妇人已归一个远方绸商带走了。

亲眼见到阿金抱兜里一大束钞票的地保，还以为必是好友阿金已相信了他的忠告，觉得美妇人不能做媳妇，因此将做亲事的念头打消了，假装没钱，不再定约。

地保还自以为自已作了一件很对得起朋友的事情；即刻就带了一大葫芦烧酒，走到黄牛寨去看阿金管事，为老朋友的有决断致贺。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写成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校正萧萧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事情。

唢呐后面一顶花轿，两个子平平稳稳的抬着，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虽穿了平时没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荷荷大哭。

<<沈从文精选集>>

在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母亲身边离开，且准备做他人的母亲，从此必然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

象做梦一样，将同一个陌生男子汉在一个床上睡觉，做着承宗接祖的事情。

这些事想起来，当然有些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哭，于是就哭了。

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

萧萧做媳妇就不哭。

这小女子没有母亲，从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终日提个小竹兜箩，在路旁田坎捡狗屎挑野菜。

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

因此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

她又不害羞，又不怕。

她是甚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年纪还不到三岁。

丈夫比她年少九岁，还不曾断奶。

按地方规矩，过了门，她喊他做弟弟。

她每天应做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去玩，到溪边去玩。

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摘南瓜花或狗尾草戴到小丈夫头上，或者亲嘴，一面说：“弟弟，哪，啵。”

再来，啵。

”在那肮脏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孩子于是便笑了。

孩子一欢喜兴奋，行动粗野起来，会用短短的小手乱抓萧萧的头发。

那是平时不大能收拾蓬蓬松松在头上的黄发。

有时候，垂到脑后那条小辫儿被拉得太久，把红绒线结也弄松了，生了气，就搥那弟弟几下，弟弟自然哇的哭出声来。

萧萧于是也装成要哭的样子，用手指着弟弟的哭脸，说：“哪，人不讲理，可不行！”天晴落雨日子混下去，每日抱抱丈夫，也帮同家中做点杂事，能动手的就动手。

又时常到溪沟里去洗衣，搓尿片，一面还捡拾有花纹的田螺给坐在身边的小丈夫玩。

到了夜里睡觉，便常常做这种年龄人所做的梦，梦到后门角落或别的甚么地方捡得大把大把铜钱，吃好东西，爬树，自己变成鱼到水中各处溜。

或一时仿佛身子很小很轻，飞到天上众星中，没有一个人，只是一片白，一片金光，于是大喊“妈！”人就吓醒了。

醒来心还只是跳。

吵了隔壁的人，不免骂着：“疯子，你想甚么！白天玩得疯，晚上就做梦！”萧萧听着却不作声，只是咕咕的笑。

也有很好很爽快的梦，为丈夫哭醒的事情。

那丈夫本来晚上在自己母亲身边睡，吃奶方便。

有时吃多了奶，或因另外情形，半夜大哭，起来放水拉稀是常有的事。

丈夫哭到婆婆无可奈何，于是萧萧轻脚轻手爬起床来，睡眼迷蒙，走到床边，把人抱起，给他看月光，看星光；或者仍然啵啵的亲嘴，互相觑着，孩子气的“嗨嗨，看猫呵！”那样喊着哄着，于是丈夫笑了。

玩一会会，困倦起来，慢慢的合上眼。

人睡定后，放上床，站在床边看着，听远处一传一递的鸡叫，知道天快到甚么时候了，于是仍然蜷到小床上睡去。

天亮后，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眼开眼，看一阵在面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一年来身体发育就可明白。

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

<<沈从文精选集>>

这小女人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了。

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

大家饭后坐到院中心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吹到脸上，正是让人在各种方便中说笑话的时候。

萧萧好高，一个人常常爬到草料堆上去，抱了已经熟睡的丈夫在怀里，轻轻的轻轻的随意唱着自编的四句头山歌。

唱来唱去却把自己也催眠起来，快要睡去了。

在院坝中，公公婆婆，祖父祖母，另外还有帮工汉子两个，散乱的坐在小板凳上，摆龙门阵学古，轮流下去打发上半夜。

祖父身边有个烟包，在黑暗中放光。

这用艾蒿做成的烟包，是驱逐长脚蚊得力东西，蜷在祖父脚边，犹如一条乌梢蛇。

间或又拿起来晃那么几下。

想起白天场上的事情，祖父开口说话：“我听三金说，前天又有女学生过身。

”大家就哄然笑了起来。

这笑的意义何在？只因为在大家印象中，都知道女学生没有辫子，留下个鹤鹑尾巴，象个尼姑，又不完全象。

穿的衣服象洋人，又不是洋人。

吃的，用的，……总而言之，事事不同，一想起来就觉得怪可笑！萧萧不大明白，她不笑。

所以老祖父又说话了。

他说：“萧萧，你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大家于是更哄然大笑起来。

萧萧为人并不愚蠢，觉得这一定是不利于己的一件事情，所以接口便说：“爷爷，我不做女学生。

”“你象个女学生，不做可不行。

”“我不做。

”众人有意取笑，异口同声的说：“萧萧，爷爷说得对，你非做女学生不行！”萧萧急得无可如何，“做就做，我不怕。

”其实做女学生有甚么不好，萧萧全不知道。

女学生这东西，在本乡的确永远是奇闻。

每年一到六月天，据说放“水假”日子一到，照例便有三三五五女学生，由一个荒谬不经的热闹地方来，到另一个远地方去，取道从本地过身。

从乡下人眼中看来，这些人都近于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装扮奇奇怪怪，行为更不可思议。

这种女学生过身时，使一村人都可以说一整天的笑话。

祖父是当地一个人物，因为想起所知道的女学生在大城中的生活情形，所以说笑话要萧萧也去做女学生。

一面听到这话，就感觉一种打哈哈趣味，一面还有那被说的萧萧感觉一种惶恐，说这话不为无意义了。

女学生由祖父方面所知道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

她们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

她们在省里京里想往甚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钻进一个大匣子中，那匣子就可以带她到地。

城市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小不同匣子，都用机器开动。

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

她们也做做州县官，带家眷上任，男子仍然喊作“老爷”，小孩子叫“少爷”。

她们自己不养牛，却吃牛奶羊奶，如小牛小羊；买那奶时是用铁罐子盛的。

她们无事时到一个唱戏地方去，那地方完全象个大庙，从衣袋中取出一块洋钱来（那洋钱在乡下可买五只母鸡），买了一小方纸片儿，拿了那纸片到里面去，就可以坐下看洋人扮演的影子戏。

她们被冤了，不赌咒，不哭。

<<沈从文精选集>>

她们年纪有老到二十四岁还不肯嫁人的，有老到三十四十居然还好意思嫁人的。她们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她有时独占自己花用，有时和官平分。她们不洗衣煮饭，也不养猪喂鸡；有了小孩子，也只花五块钱或十块钱一月，雇个人专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戏打牌，或者读那些没有用处的闲书。……总而言之，说来事事都希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这时经祖父一说明，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会到了。因为听祖父说起女学生是怎样的人物，到后萧萧独自笑得特别久。笑够了时，她说：“爷爷，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你看，她们捉你去做丫头。”“我不怕她们。”“她们读洋书念经你也不怕？”“念观音菩萨消灾经，念紧箍咒，我都不怕。”“她们咬人，和做官的一样，专吃乡下人，吃人骨头渣渣也不吐，你不怕？”萧萧肯定的回答说：“也不怕。”可是这时萧萧手上所抱的丈夫，不知为甚么，在睡梦中哭了，媳妇于是用做母亲的声势，半哄半吓的说：“弟弟，弟弟，不许哭，不许哭，女学生咬人来了。”丈夫还仍然哭着，得抱起各处走走。萧萧抱着丈夫离开了祖父，祖父同人说另外一样古话去了。萧萧从此以后心中有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仿佛也坐过那种自己会走路的匣子，她又觉得这匣子并不比自己跑路更快。在梦中那匣子的形体同谷仓差不多，里面还有小小灰色老鼠，眼珠子红红的，各处乱跑，有时钻到门缝里去，把个小尾巴露在外边。因为有这样一段经过，祖父从此喊萧萧不喊“小丫头”，不喊“萧萧”，却唤作“女学生”。在不经意中萧萧答应得很好。乡下的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三十担瓜。做小媳妇的萧萧，一个夏天中，一面照料丈夫，一面还绩了细麻四斤。到秋八月工人摘瓜，在瓜间玩，看硕大如盆、上面满是灰粉的大南瓜，成排成堆摆到地上，很有趣味。

时间到摘瓜，秋天真的已来了，院子中各处有从屋后林子里树上吹来的大红大黄木叶。萧萧在瓜旁站定，手拿木叶一束，为丈夫编小小笠帽玩。工人中有个名叫花狗，年纪二十三岁，抱了萧萧的丈夫到枣树下去打枣子。小小竹竿打在枣树上，落枣满地。“花狗大花狗大的“大”字，即大哥简称。莫打了，太多了吃不完。”虽这样喊，还不动身。到后，仿佛完全因为丈夫要枣子，花狗才不听话。萧萧于是又警告她那小丈夫：“弟弟，弟弟，来，不许捡了。吃多了生东西肚子痛！”丈夫听话，兜了大堆枣子向萧萧身边走来，请萧萧吃枣子。“姐姐吃，这是大的。”“我不吃。”“要吃一颗！”她两手哪里有空！木叶帽正在制边，工夫要紧，还正要个人帮忙！“弟弟，把枣子喂我

<<沈从文精选集>>

口里。

”丈夫照她的命令做事，做完了觉得有趣，哈哈大笑。

她要他放下枣子帮忙捏紧帽边，便于添加新木叶。

丈夫照她吩咐做事，但老是顽皮的摇动，口中唱歌。

这孩子原来象一只猫，欢喜时就得捣乱。

“弟弟，你唱的是甚么？”“我唱花狗大告我的山歌。

”“好好的唱一个给我听。

”丈夫于是帮忙拉着帽边，一面就唱下去，照所记到的歌唱：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

歌中意义丈夫全不明白，唱完了就问萧萧好不好。

萧萧说好，并且问跟谁学来的，她知道是花狗教他的，却故意盘问他。

“花狗大告我，他说还有好多歌，长大了再教我唱。

”听说花狗会唱歌，萧萧说：“花狗大，花狗大，你唱一个好听的歌我听。

”那花狗，面如其心，生长得不很正气，知道萧萧要听歌，人也快到听歌的年龄了，就给她唱“十岁娘子一岁夫”。

那故事说的是妻年大，可以随便到外面做一点不规矩事情；夫年小，只知吃奶，让他吃奶。

这歌丈夫完全不懂，懂到一点儿的是萧萧。

把歌听过后，萧萧装成“我全明白”那种神气，她用生气的样子，对花狗说：“花狗大，这个不行，这是骂人的歌！”

”花狗分辩说：“不是骂人的歌。

”“我明白，是骂人的歌。

”花狗难得说多话，歌已经唱过了，错了赔礼，只有不再唱。

他看她已经有点懂事了，怕她回头告祖父，会挨顿臭骂，就把话支吾开，扯到“女学生”上头去。

他问萧萧，看不看过女学生习体操唱洋歌的事情。

若不是花狗提起，萧萧几乎已忘却了这事情。

这时又提到女学生，她问花狗近来有没有女学生过路，她想看看。

花狗一面把南瓜从棚架边抱到墙角去，告她女学生唱歌的事情，这些事的来源还是萧萧的那个祖父。

他在萧萧面前说了点大话，说他曾经到官路上见过四个女学生，她们都拿得有旗子，走长路流汗喘气之中仍然唱歌，同军人所唱的一模一样。

不消说，这自然完全是胡诌的笑话。

可是那故事把萧萧可乐坏了，因为花狗说这个就叫做“自由”。

花狗是起眼动眉毛、一打两头翘、会说会笑的一个人。

听萧萧带着歆羡口气说“花狗大，你膀子真大”，他就说：“我不止膀子大。

”“你身个子也大。

”“我全身无处不大。

”萧萧还不大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只觉得憨而好笑。

到萧萧抱了她的丈夫走去以后，同花狗在一起摘瓜，取名字叫哑巴的，开了平时不常开的口。

“花狗，你少坏点。

人家是十三岁黄花女，还要等十年才圆房！”花狗不作声，打了那伙计一巴掌，走到枣树下捡落地枣去了。

到摘瓜的秋天，日子计算起来，萧萧过丈夫家有一年半了。

媒体关注与评论

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

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

<<沈从文精选集>>

编辑推荐

“世纪文学60家”在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经过专家评选、读者网络评选，2006年“世纪文学60家”书系以收入入选作家代表作“精选集”的方式出版。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了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201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对“世纪文学60家”书系进行修订，我们希望此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5年来支持这套图书的读者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成为书架上重要的一份子，成为读者推荐的典藏精品图书。

2010年已经再版书目：《冰心精选集》《沈从文精选集》《鲁迅精选集》《朱自清精选集》《贾平凹精选集》《徐志摩精选集》《路遥精选集》《梁实秋精选集》《老舍精选集》《张晓风精选集》。

<<沈从文精选集>>

名人推荐

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佩尔·韦斯特伯格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

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

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诺贝尔奖终审评委 马悦然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旅美学者 夏志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